

徐城北 著

赶上



上

了



徐城



gan/shang/liao

赶上了

三
了
三
部
曲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赶上了 / 徐城北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7.4
(三了三部曲)

ISBN 978-7-80228-254-4

I. 赶… II. 徐… III. 人生哲学—通俗读物 IV. B82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61464 号

赶上了

责任编辑: 陈晓云

装帧设计: 王铭基 翁 敏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 68995424 (010) 6832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33 (传真)

中文网址: www.nwp.com.cn

英文网址: www.newworld-press.com

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± 86 (10) 68996306

印 刷: 北京外文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 数: 120 千字

印 张: 8

印 数: 6000 册

版 次: 2007 年 6 月第一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8-254-4

定 价: 18.00 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赶上了 目录

- 下楼头一脚 / 007
是药三分毒 / 010
等打“点滴”时就晚了 / 017
以“病”治病 / 020
也是天命 / 027
-

- 弹指一挥间 / 035
步行走出长安街 / 038
有朝一日春雷动 / 043
动荡山河一览收 / 048
当众孤独是与非 / 053
浪迹快活了人生 / 059
自己领导自己 / 064
自己给自己提薪 / 069
点题人生 / 073
-

- 人生最忆少年游 / 077
石佛下的“婚礼” / 084
夕照白皮松 / 089
退稿 / 098
三合院，我对你说…… / 102
今夜月 / 109
恰同学少年 / 113
男人 / 120
中性 / 122
专业 / 125
-

- 望中的北京新城 / 130
楼盘是城市的花朵 / 135

目 录

我的楼市在哪里 /141

寻觅后城市 /148

东外外墙 /152

一言难尽我母亲 /157

老爸说我“年轻” /163

逡巡万安公墓 /169

南白北马 /173

月盛斋纪事 /177

仿膳与舫膳 /181

楼外楼情结 /185

老字号的源头 /189

汪曾祺父子说吃喝 /193

他一直吃到海峡那边 /199

今后怎么吃 /204

唐诗的力量 /208

关公怕曹操 /216

王维被复活了 /222

应付饭局 /226

营养人生 /23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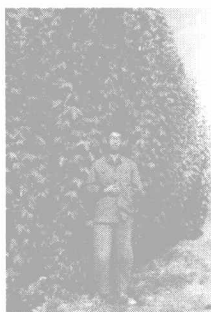
天人合一 /236

新时期的旧文人 /240

谁是东海最高山 /244

“悠着点儿”(代后记) /249

每个人的一生都要赶上许多事情，可能是好事也可能不是好事，你无可选择，更无从逃避。正确的态度是勇敢面对并尽量把“不好”变成“好的”。为此，你就要展开智慧与竞争，甚至付出沉重的代价，我的父母在壮年都“赶上了”，我受到牵连，从青年到中年也“赶上了”，我赶上了倒霉，而今也赶上了因努力工作而获得的幸运与安详；我为赶上了而自豪，也希望缺乏“赶上意识”的朋友迅速警醒。



解
城
北



下楼头一脚

朋友，容许我冒昧问您一句：今年多大岁数了？有六十了吗？——如果接近了这年纪，就不妨读一读这篇文章了。

不知您住楼房还是平房？住平房也无碍，我只是想打听您从楼房的四层五层走下来过没有？如果您在那儿聊完了天，主人开门送客——那还得是晚上，偏巧他那楼道里的灯又不很亮——这时您走到楼梯口，光注意劝主人“别

这是最普通的居民楼。楼的后面（东面）却后盖起了十八层的塔楼，将刀把形居民楼的东窗遮挡得严严实实。

这几年，此楼也做过些修整：重新粉刷了外部的墙壁；在楼顶还加了隔热层。但就是没有顾及内部的楼梯：过于黑暗了，很容易一脚踏空，摔一个鼻青脸肿。



送了”，结果一脚迈“空”了，要不是主人双手抢搀住您，这一跟斗要是真栽下去，可就不堪设想了……

我和许多朋友交流过这个心得，大家都有同感。有人发生得早一些，五十岁出头儿就感到了；有人则晚一些，六十好几才觉出来。我是在年近六十的这两三年才发现。我曾住过三楼，平时感觉不明显，多是到了住高层的朋友家，聊得高兴了，出门后精神不集中，才发生过一两次“险情”。幸亏及时发现并加紧锻炼——平时在家“没事儿”就爬楼梯，跑上跑下，精神十分集中，后来则好多了。咱们现在盖楼住楼，都是光注意楼的内部的装修如何，往往谁也不注意楼道，因为那里属于公共面积，好了也落实不到个人身上，但一旦出了事，可就会要命！现在楼里老人越来越多，住得再高一点，出了麻烦就不好收拾！我说得不对么？

如今，我已领取了“老年证”，生活的速度降低下来。但想着自己还有一大摊子没干完的活儿，真不知道干得完干不完……总之，有些烦。再加上前半生遇到的诸多苦难，以及后半生中的一些奋斗，让我咀嚼让我思虑让我亢奋，更让我难以安闲。我时时萌生出“再活一世”的念头。不是我异想天开，真想再活一辈子；而是想认真总结这六十多年的经验教训，让余生在一种更新颖更完美的状态下度过。

不管它是十年二十年，哪怕三年五年，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，就比平庸着打发日子要强得多。

更何况，人一辈子遇到的楼，必然是各种各样，有现实中一步一步、可登可攀之楼；也有更多不是用物质材料构成、但同样需要艰苦登攀的楼。有上楼自然还有下楼，上了楼的往往不考虑下楼。可事实上，谁又能光上楼而不下楼呢？

您以为如何呢？——我同龄的朋友！

是药三分毒

一个偶然的机遇，我在北京认识了香港著名作家兼美食家蔡澜。随后我写了一篇《殊途同归》发表，我是从心里要写的，因为我与他素昧平生，能在



香港作家蔡澜，在书市上给读者签名。

北京相遇，却像命中注定似的——我俩同年，但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各自喜欢上了饮食与写作，最后才殊途同归到一条道路上来。承他的好意，分手前送了我一粒治糖尿病的西药小药丸，可惜我回家后就发现，那粒小药丸不慎丢失了。于是赶忙给老蔡编书的编辑打电话，让她转告老蔡，问能否再给我一粒。我知道她正在陪蔡澜在

北京做宣传，过两天才离开。

十天之后，我先收到老蔡从香港给我寄来的一个小包裹，打开一看，竟然是一盒西药，上边全是英文，惟独一侧有两个显赫的黑体中文：“毒药”！难道，这是给我的么？我和他萍水相逢，大老远给我寄毒药做什么呢？即使是害人，也不能这么明目张胆呀？打开盒子，抽出里边的中文说明，细细读了，我才明白这是一种造成低血糖的药物。记得老蔡吹嘘自己遇到宴会时就放开胆子吃糖食，等宴席完了再吞一颗这样的小药丸，“一切都没事儿了”。其实，从这个说明上看，似乎应该先服用更好，因为先服下去，低血糖总要逐渐发生，它需要有一个过程的。等低血糖逐渐发生着，同时宴会上的甜食您也放心地吃着——二者正好相互抵消。

又过了一天，我接到那家报社主编的电话，他说我写的稿子已经见报。这两天编辑部不断接到读者电话，询问我文章提到的北京那家专治糖尿病的医院在哪里，以及那粒西药小药丸是什么。我当即从桌子的抽屉中找到老蔡写给我的那家医院的地址——“中国民间中医药开发门诊部”，地点是西城区东铁匠营胡同10号，最初是位“赵大夫”，后来找“杨小姐”就行了。主编电话里又打听那粒小西药，我回答刚刚重新寄到，但我告诉主编，因为药的包装上分明写着“毒药”二字，其他全是英文，为慎重起见，

容我打听一下再予公布。

于是，我在随后的一个星期一，去我的合同医院看病时，就带上这个小包裹。到医院我找到熟悉的医生，我拿出这个小包裹给他看。他反复看了看，说“是丹麦产的，我们医院没用过这种药。您是不是多找几个朋友看看？”他当时正忙，屋里一大堆患者都眼巴巴盯着他，好像我再多占用他的时间就不合适了。于是告辞，打算一半天到协和医院找那儿的糖尿病专家。那儿的首席专家是我的“发小”，小时候我们是在一个院子里长大的，而且我父母和他父母又在一个机关工作。这交情，应该说不浅了吧？其实，我们还有更深的一层——我俩年轻时都被发到了大西北，我去了新疆，他去了青海，都是一走十多年，到粉碎“四人帮”才回来。我幸运有这样一位“发小”在北京最大的医院主持治疗糖尿病的工作，所以七年前刚刚发现的时候，我还算沉着，心说这病我就交给“发小”掌握了，一般我不打扰他，每隔上半年一年的，我把血糖指数打电话告诉他，他也在电话里三言五语指点几句，并且说“好好活着吧，等你血糖再升高一大截，找我也不迟”云云。不过，我在这里倒要奉劝与我同龄的朋友两句——到了咱们这个岁数，一定要找两位本事和脾气都好的大夫，与人家认真交个朋友。别等真有病时再上门，平时就应该多走动。大家都是

人，各家都有自己的特殊问题，大家互相帮一把——今天你帮我，明天我帮你，这样的朋友比亲戚还管用。当然，我和我的这位“发小”不同，我和他分散了三十多年才重新接上头，后来第一次上他家时，大热的天，我从东单买了个西瓜带到他家。他在门口堵着我，指着西瓜说：“冲咱俩的关系，还需要这个吗？”我当时一愣，想了想说：“是我俗气了，得，今后免了。”

又隔了几天，我路过东单，跑到他医院的门诊找他。我前些年忙于伺候父母治病住院，北京的这些大医院的门槛几乎叫我踩破了。虽然许多医院都设立了这样那样的规矩，许多楼道都有穿白大褂的人看守着，但根本挡不住我。那些大医院总有一些员工走的秘密通道，他们能走我就能走，同时遇上“麻烦”时（比如让你说出某某科的头头姓名时），我总能蒙过去。不过这次不行，我有半年多没去了，原来协和已把西单的邮电医院给“兼并”了，我的“发小”现在每天去西单那边“主事儿”，于是我就没见着。既然没见着，那这篇文章还是否向下写呢？写！咱还不犹豫。我也是“久病成良医”，如果不让我真开方子抓药而凭空说几句，应该说在某几科上，我不比医生差多少。一是我遇到的多，二是医药和京戏有相通的一面，胡“抡”一阵，谁还发怵呀？下边，我就跟您“抡抡”我在这上头的感想。

首先，我感谢蔡澜兄对我“一见如故”，赠我那丸小西药。这东西是他自己实践成功了的东西。道理很简单：因为吃了甜食会造成高血糖，所以就拿造成低血糖的药去“纠偏”。我相信，他第一次这么做时，心里也得“打鼓”，他必须承担风险。

其次，他为什么非得冒这个风险呢？因为他有带旅行团去日本的爱好与任务。我呢，虽也羡慕着他，但出自个人情况，也从没有谁非逼着我带这么个团，既然没了压力，于是也就缺乏动力了。

再有，西药上的说明只是普遍真理，到具体实行时您可得从个体出发。人跟人的体质不同，别人成功的经验挪到您身上，就未必行得通。

有了以上三条，所以我就光说不做。事实上还有第四，我不知道这丹麦药的价钱，因为它肯定不属于公费医疗可以报销的范畴，要是太贵了咱就吃不起。虽然老蔡送了我这一盒，万一“吃上了瘾”而将来又负担不起，您说我找谁去？我不光自己不做，也不准备把老蔡的方法推广。万一真出了人命，我负不起责任。但是，过不久我要去香港，我会找老蔡玩两天，顺便把这件事再仔细打听打听，要问个瓷实。问瓷实了也不打算照方抓药，我只是参考。参考是为了最后琢磨、制定出对自己有效的办法。

俗话说：“药有三分毒”，试问那另外的“七分”是什么呢？这“毒”一定就是反面的意思吗？未必，中国老话的“以毒攻毒”之中，前边的“毒”与后边的“毒”是一个东西吗？显然不是，至少不完全是。记得刚得糖尿病的时候，我就请南京的一位中医，让他把他研究的中医治糖尿病的中成药，逐月寄给我服用。他是私人行医的，方子当然得保密，但我跟他有二十多年的交情了，而且是自费，



从来也不打听他的处方和成分。这样，我服用了他五六年的药，钱是花了一些，但自信副作用要比服西药少许多。我为什么这样做？无非就是坚信中药里的毒性要比西药低。公费医疗的范畴总会越来越小，所以早一些上中药，借此

保住身体少因其毒性而受伤，就是一件很上算的事情了。

我在治疗糖尿病上可说是“双拳出击”——一手西医，一手中医。有了这个“双保险”，所以我在个人行动上比较随便。一般患者是每天或每两天就要测血糖，我呢，是每个月甚至是每两个月才测一次。四五年来，我没有多大的思想负担，还是集中精力干自己的活儿。有朋友说我“太大意”，我呢，一是性格使然，二是工作压的，实在没闲空多想疾病的事情。如果哪天病突然严重起来，我再乖乖按照传统就范！您说这么做合适么？